

黄山集

長 海



首

靠山堡

聂海

山西人民出版社

靠山堡

聂海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frac{1}{8}$ 字数: 250千字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书号: 10088·594 定价: 0.88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农村业余作者写的长篇小说。它以晋南农村生活为题材，围绕着靠山堡大队在治理滚龙河中的矛盾和斗争，展示了六十年代中期晋南农村的生活风貌。作品的语言富有生动的地方色彩，并努力刻划了各具鲜明个性的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人物形象，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

目 录

一	卧龙山下.....	1
二	初展宏图.....	16
三	虎子追车.....	29
四	两代人.....	47
五	无风不起浪.....	60
六	大队长的苦闷.....	72
七	夜访场院爷.....	92
八	常发贵赴宴.....	106
九	弹不到一根弦上.....	121
十	两个方案.....	140
十一	风云突变.....	156
十二	东岭暗哨.....	172
十三	风急浪高.....	180
十四	河滩月色.....	195
十五	乱妮和杨林信.....	208
十六	常发贵和他的三件宝.....	227
十七	巷门口的风波.....	238
十八	不平静的村庄.....	255
十九	苦口婆心.....	272
二〇	水乳交融.....	282

二一	小琴一家.....	300
二二	冬儿和虎子.....	317
二三	常发贵追车.....	338
二四	狗急跳墙.....	349
二五	烈火丹心.....	364
二六	不是尾声.....	375

一 卧龙山下

在中条山脉的千山万岭中，有一座卧龙山。从卧龙山里，流出一条河，叫滚龙河。在滚龙河畔，有一个村庄，名叫靠山堡。靠山堡的东边是一道土岭，因为在村的东面，人们习惯叫它东岭。此刻，在东岭上走着四个人。走在前头的是一个廿七八岁的青年，穿着一身发白的旧军装。他是复员军人程晖。紧挨着程晖的是靠山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郑成山，六十左右的年纪。由于他两腿得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两年几乎连炕都下不来了，最近天气转暖，又吃了程晖带回来的几付药，病情有些好转，才慢慢地起来走动，到眼下，他能顶半个人干活了。离程晖和郑成山十来丈远，是副大队长杨林信。再靠后，就是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曹茂奎了。

郑成山一行四人，从村南一个名叫分水台的河叉动身，沿滚龙河河边往东走，顺着岭后的盘山渠，登上了东岭。站在东岭上，靠山堡全村便一目了然地展现在眼前：

滚龙河从卧龙山的东南方向流出来，沿东岭下经村子南边，然后又拐向西北，象条飘带似的把村子的南边和西边围了起来。村南有一片河滩地，再往南是一条二里长的河堤。一条象“胡同”一样的土路从村子南门曲里拐弯地伸向河

滩。紧挨村子北门，是一个用土建筑成的古堡，现在是大队的副业基地。古堡的上空，经常浓烟弥漫，象笼罩着一片淡淡的云彩。因为整个村子是东北高而西南低，所以滚龙河的落差很大，一发洪水，浪涛扑跌，十分迅猛。

程晖望着靠山堡的山山水水，脸上泛着兴奋的光泽，深有感慨地说：“咱村真是个好地方啊！瞧，有山有水，有坡有川，可真有个干头。这些年光从你们给我写的信上看到咱村变了，可我咋也想不出变成个什么样子，这一看，清楚多了。”

郑成山点点头说：“是啊，要说变是变了点。”

“变了点？”杨林信不同意地说，“我看不是变了点，是变了不小，想当年……”

郑成山微微地笑了笑，说：“你只要一张嘴，我就知道会说想当年，为啥就不多想想明天、后天呢？”

杨林信不以为然地说：“看你，你忘了当年咱村是啥样子了，再看眼下，能说变化小吗？”

“要和解放前比，变化是不小！”郑成山反驳说，“要和大寨比，和先进大队比，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杨林信笑笑，但没说什么，显然郑成山说的是事实。

郑成山见杨林信无言对答，就转对程晖说：“小晖，解放前，咱靠山堡可真是个出名的穷地方。办起农业社后，特别是五九年那阵儿，咱们把村北的地，村东的坡治了治，在岭东开了一条引洪渠，使村北的五百多亩地成了洪水地。不过，一遇大旱，渠里无水，一遇洪水又遭灾，还是不抵事。”

郑成山说到这里，杨林信叹了口气，打断郑成山的话说：“说这干啥，不说这个还不伤心，你嫌那阵儿没受够罪！”

郑成山瞪了他一眼，说：“不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想的，那么点风，就把你吹趴下了。五九年修渠修错了？这件事，早晚得把理摆顺，这不是和谁呕气的事啊！”

杨林信扭头看看曹茂奎，曹茂奎紧闭着嘴，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程晖困惑地问：“怎么回事？”

郑成山说：“就是为开岭后的水渠，受到了批评，费的周折也不小。但不管别人咋说，我心里有数。从那以后，咱大队的粮食产量反正是增加了。就是有一样，不太牢靠。”

“不是不太牢靠，而是玄乎得很哩！”曹茂奎开口了，“方圆十里二十里的人，谁不知道咱村是个不是涝就是旱的穷地方，简直是没法治。”

程晖不信地摇摇头：“你说得也太玄乎了。”

“玄乎？”曹茂奎不高兴了，又加重语气说，“不生孩子不知肚子痛，往后你经上一回两回就知道了。你不看天这么旱，要再旱下去，满地的庄稼就全变成一堆柴禾，那才叫人哭天没泪哩！”

杨林信很赞成曹茂奎的话，说：“茂奎说的是实话，咱村穷就穷在这上头，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得靠天吃饭。”

“条件不好，困难不少，那是明摆着的事，”郑成山这些年来已摸准了曹茂奎和杨林信的思想，笑着说，“咱不能成天在嘴上挂着困难呀，没法呀，凭这，天就不旱了，水就

不冲了？不行，得想法子和它斗，斗得老天爷低下头！”

“哈哈！”曹茂奎笑了起来：“能斗得过老天爷，那不是砖墙上挂门帘，没门的事。”

杨林信眉头上结了一个大疙瘩，说：“老天爷不好斗哪！费工搭力不说，还受多少暗气，末了还是治不了根！”

程晖感兴趣地问：“那怎不从根上治一治？”

曹茂奎嘴角显出一丝淡淡的笑容，说：“谈何容易，就照咱大队这个穷底底，大的工程干不成，小的工程不抵事！”

程晖朝四周看了看，自信地说：“我看咱们大队还是个大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只要瞅准目标，是大有潜力可挖。”

曹茂奎高兴了，说：“这我倒同意你的看法。你瞧，咱大队村大人也多，不是吹，什么样的人材都有。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和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啥也不用发愁。”

程晖并不明白曹茂奎葫芦里卖的啥药，接着说：“是啊，人民群众当中是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依靠这个，就能尽快改变我们大队的面貌。”

曹茂奎一听乐了，说：“咱爷俩算是想到一块了。我早就有这种想法，别看咱大队是个一年两受灾的地方，要干好了，保险不愁吃不愁花。”

程晖说：“不愁吃不愁花这个标准可是太低，我们想到的，应该是怎样学大寨，怎样给国家多做贡献。”

曹茂奎得意了，说：“那是当然的了，其实这也是一码事呀！象咱村吧，年年或多或少总得让国家照顾。不说别的，就这个也叫人心里过意不去。要是我们能自给自足，减

轻国家的负担，这也算是对国家有了贡献啊！然后，再慢慢地一步一步来。就和一个饿过火的人一样，先叫他喝点稀的，然后吃稠的，要猛一下来碗干饭，还要把胃撑破哩！你说哩老杨？”

杨林信说：“对，咱大队就得慢慢来，一步登不了天。想当年，咱村穷得吊起锅当钟敲，这几年，强多了啊！”

郑成山一直没有打断曹茂奎和杨林信兴致勃勃的谈话，因为对曹茂奎的老底子，知根知底，那就是光抓副业，轻视农业生产。这会儿，他忍不住指着浓烟滚滚的古堡说：“你指望的就是古堡里那些。依我说，那不是正路，还得从农业抓起，还得治这条河。”

曹茂奎把手一摆，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说：“算了，你又来这一套，咱村是一碗凉水看到了底，谁能当老天爷的家。这两年，社员们基本上有吃有穿有钱花，就全凭副业了，咱大队的副业和别的大队大不一样。有的大队是把劳力全拉出去，农业上大撒手，那叫弃农经商，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咱公社不是有的大队搞过四清了吗，那种做法都受到了批判，这条路咱们可一步都没有走。咱们是原原本本地按照上级的指示，党的政策，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生产自救，以副养农的。咱们大队村大人材多，我们就让这些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本事，充分利用咱村的自然资源，有什么不好呢！”

郑成山反问道：“咱们是农民，是种庄稼的，不抓粮食光抓副业，对吗？”

曹茂奎说：“话不能那样说，具体情况应当具体对待

嘛。”

“什么具体情况？”

“就是咱大队这个自然条件么！”

“自然条件是一方面，不过依我看，只要大伙攥着劲，什么样的不好条件都能改变的！”

“我倒同意你这个看法。不过我常想，咱干工作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全大队两千口人哩，也是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啊！要一不小心出了差错，给集体带来损失，那怎么能对得起全村的老老小小呢？再一个，咱大队穷，家底薄，从一九六〇年到现在的一九六五年，还没翻过身来，人困马乏的，今年又是旱，不抓副业行吗！”

“正因为穷，也正因为干旱，我们才应该大干快干狠干哩！穷，看不富，也等不富，只有大干，才能由穷变富，才能不靠老天恩赐过日子。”

“大道理都说得不差，但副业不能少，眼下滚龙河也不能治。”

“我的意思是，副业不是不要，而是要先把方向摆对。”

曹茂奎一听郑成山这话，心里就不乐意。他想：什么方向不方向，都是些摸不着的空话。他从烟盒里摸出一根烟，在手指头上狠狠地戳了几下，烟头上空了，便把手里吃剩下的半截烟屁股接上去，然后才说：“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咱村农业没指望，就得抓副业。人常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一世穷。要我说还是抓副业保险，那玩艺儿工少利大。至于治滚龙河，等咱们家底厚实了，再痛

痛快地干。”

郑成山一听曹茂奎说的还是那些不知道念了多少遍的经，便有意地提醒他，说：“和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副业，我们还要大力发展，但和农业生产、社员生活无关的，咱要压缩一些。比如古堡里那些做家具的、压沙发弹簧的杂七杂八项目，要压缩，要把主要劳力调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上来。同时，副业队上的帐目、家底，也得清清，做到心中有数，以有利于安排整个大队的工作。”

郑成山说到这，曹茂奎心里一阵乱跳，不由自主地抬头瞥了郑成山一眼，想从郑成山的脸色上判断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郑成山的脸色是平静的，看不出有什么异常的表情，但是他自个儿的心里，却敲开了小鼓。他知道，去年盖房子，木料是通过副业队长乔保在三泉林场，用便宜价格买的。当时木料钱不够，乔保替他先垫上。可是这些钱到现在，乔保没要，曹茂奎也没提，这是从哪里出的钱呢？刚才郑成山提出要压缩副业，还要清库查帐，天知道乔保那副业里头有没有鬼呀。还有自个儿的老婆兰香梅，也常断不了叫乔保偷卖袋玉茭，私卖几斤棉花，捎买块布什么的，来往也非寻常。曹茂奎想到这些，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冷战，刚升起来的火气减了一半，语气也缓和了。他说，“干工作么，还能没问题。特别是干副业这一行，和银钱直接打交道，那真是坐在路旁做鞋，说啥的也有。一人难称百人意，十个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长哩，干工作还有十全十美的？”

杨林信虽然不同意郑成山提出的治河意见，但他很赞成把农业生产抓好，不赞成曹茂奎只重副业，对农业大撒手。

另外，他也听许多社员议论过，说副业队做家具用的木料，压沙发弹簧用的钢材，来路不明。三泉林场是国家的林场，为什么能随便把木料拨给靠山堡呢？所以，他听郑成山说要压缩副业项目，心里也同意，便说：“副业上多搞些对生产有用的，把那些不关咱农村的项目压一压，我同意。这二年副业队家大业大头绪多，也应当把仓库和帐目清一清。老曹，你说呢？”

曹茂奎心里不痛快，但又无法反驳，只好不置可否地“嗯嗯”应着。

程晖听着大队三个主要干部的谈话，深深感到：在改变靠山堡大队落后面貌这个问题上，大队的主要干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是，要把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却还感到茫然，所以，他对谁的意见都没表示可否，只是留心地听着、分析着。

吃早饭的时候快到了。缕缕炊烟，在村子上空缓缓上升，学校里的学生正排着队，唱着歌，往家里走去。郑成山看时候不早了，就招呼曹茂奎、杨林信和程晖下山。

当 they 从东岭上往下走时，从岭的西坡传来一阵欢乐的歌声和笑声。他们从岭上往下望，被层层梯田里的庄稼挡住了视线，看不清什么，便顺着歌声飞来的地方走去。

在东岭的西坡上，第一生产队的社员正在挖一个蓄水池，为的是把河水和雨水蓄起来，以便天旱时可以浇岭上的干旱土地。蓄水池利用坡地的地形，挖起来并不费工，眼下他们已经在砌池埝。大伙儿干着，说着笑话，年轻人唱着，

十分热闹。

在砌石的大工里头，只有一个女的，干起活来，既利洒又泼辣，因此十分引人注目。她中等个儿，蛋圆形的脸，两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垂在腰际。红朴朴的脸上，布满了晶莹的汗珠，一双清澈大眼炯炯有神。她是靠山堡大队的团支部书记、杨林信的独生女儿春芳，过了重阳节，才满二十二岁。在离春芳不远的地方，有个名叫虎子的小伙子，正“哎唷”“哎唷”地滚着一块大虎皮石。只见他累得满头大汗，连背心都湿透了，两条乌黑闪亮的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他边滚石头边说：“瞧这家伙，个头多大，把它摆到吃劲的地方，让它顶大头吧！”

不料，他用力过猛，手没抓牢，虎皮石“啪”的一声滚了两滚，碰到一块青石上，“哗啦啦”连声响，虎皮石变成了七大八小的石头蛋。

虎子晃着圆圆的脑袋，把头上的汗珠一甩，又抹了一把额角上的汗，说：“这家伙，个头儿不小，样子怪好看，谁知是中看不中用的稀松货。”

“嘿嘿，虎子，别怨天怨地了，这就叫人看对眼，货看顺眼嘛！”离老远，爱说调皮话的小喜开口了，“别看它稀松，就有人偏偏相中，还当宝贝哩。”

虎子听出小喜在奚落他，张了张嘴，但马上想不出适当的词，只摸摸后脑勺，晃了晃拳头，嘿嘿地笑着，又搬石头去了。

一队队长旦娃虽年轻，但心细得象罗面的筛子，喜欢捉摸问题。他接过小喜的话说：“咱说个正经的吧，这些日

子，我看成山叔的劲头又起来了，说不定要在滚龙河上扎起台子，热热闹闹地干一场哩！”

“真的？”几乎是同时，名叫小琴和冬儿的两个姑娘又惊又喜地问，“他和你说过？”

旦娃说：“说是没说过，是我看出来的。”

冬儿端了一锹泥，飞快地跑到旦娃身旁，惊异地说：“唉呀，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春芳接过小琴给她送过来的石头，插上话说：“旦娃说的不假。你瞧成山叔这几天，半根烟的工夫都没闲过。今天上东岭，明天下河滩，不是上饲养处，就是进库房院，我看他正捉摸这治河修渠的事哩。程晖这次回来，成山叔又添了好帮手，我看准有门儿。”

“这是真的！”尚保全是小琴的爸爸，正拿把瓦刀砌石头，证实春芳的话，说，“程晖这些天，找我问寻滚龙河的事，没十回也有八回了。这孩子回村时间不长，我瞧着他心里是有个道道。”

尚保全的话还没说完，虎子就插上了：“哎呀，这可美透了。要是能治河，咱憋足劲大干一场，不信治不了这么一条河。实给你们说吧，我想了再三，觉着世上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只要下了决心，什么困难也不怕。”

“是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么。”尚保全说话丁是丁，卯是卯，一句顶一句。

小琴是个爽朗的姑娘，有啥说啥，心里搁不下芝麻粒大的事。她听虎子和她爸爸的话后，不满地说：“可有人掉下树叶也怕碰破头，一说治河，脑袋瓜就摇得象个拨郎鼓似的，

我想不来这理是在哪放着。逮个麻雀还得一把米，别说治河这么大的工程。”

虎子是个长得墩墩实实，胖胖乎乎直性人。他没多念过书，心里有啥嘴里就说啥，不会拐弯，也不会弄假。他听小琴一说，心里来了气，“嘿”地一声，抱起块百十斤重的大石头，一溜小跑，到池埵旁边，狠劲往地下一扔，大喊一声：“砸死他个胆小鬼！”

小喜和虎子一般大，瘦长的个子，长方脸盘，白净的肉皮，眼睛小但特别灵活。他是一肚子十八个弯，眨眨眼皮就是个点子。他和虎子的脾性合不来，可又离不开，到了一块常打嘴皮官司。这会儿，小喜见虎子气呼呼的样子，头一歪，俩眼皮一忽闪，点点又来了，怪声怪调地说：“我说虎子，有劲别挂在嘴上，也别出在石头上。咱这活才是个开头，是小打小闹，往后工夫长着哩，你别到将来正儿八经地拉开战场摆开阵了，又放软蛋。”

虎子一听小喜这话，果然竖眉瞪眼地把袖口往起一捋，说：“谁把劲光挂在嘴上，不服气来试试。”说着伸出一只手，弯腰一用劲，一大块石头被他拨得在地上转了几转，然后又一使劲，轻轻地上肩头。他抬抬肩膀，放稳了石头，说：“看见了吧，你出去方圆十里八里打听打听，看咱虎子究竟是软蛋还是铁蛋。”

小喜一见虎子这付认真的模样，便说：“哟，虎子倒还真有两下哩。”

虎子头一昂，胸一挺，迈开大步边走边说：“哼，火车不是推的，大山不是垒的！实给你说吧，没有两下真功夫，